

THE JOURNEY
OF LOVE
AND FAITH

她不在的时候，
他等她；
她在的时候，
他守着她。

烈途

下

蟹总——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烈途

①

蟹总——著

THE JOURNEY OF LOVE AND FAITH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LI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烈途 / 蟹总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500-2378-9

I. ①烈… II. ①蟹…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9182 号

烈途

LIETU

蟹总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王 瑜
责任编辑	杨 旭
特约策划	王 婷
特约编辑	王 婷
封面设计	小 贾
封面绘图	阿 星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1 期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7.7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378-9
定 价	49.8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7-3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我可以输给你，但不能输给时光。



黑 与 白

L I E T U





目
录

黑
与
白

引 子		001
第九章	苦涩的咸味	019
第十章	乌云汇集	051
第十一章	危机四伏	083
第十二章	黑暗尽头有光	112
第十三章	大梦一场	147
第十四章	世间的颜色	183
番外一	一双人，一世界	198
番外二	一寸寸时光与爱恋	223
番外三	待到春花灿烂时	247
番外四	无边的宠爱	277
后 记		284



引子

进了房，秦烈把灯打开。

房间很小也很简单，对面是窗，窗下一个棕色老式床头柜，旁边分别摆着单人床，上面铺蓝白条纹床单，枕头和被子是白色的；红油漆地面，表面光亮，浅浅印着上头的白炽灯。

秦烈往右看，墙上挂了台24英寸电视机。往里走两步，推开左侧的门，是个很小的卫生间，蹲便，上头有喷头，连在一台老旧泛黄的热水器上。

整间房一目了然，简易却还算干净。

秦烈回头，“行吗？”

徐途正抿着嘴打量，听他问话愣了下，忙乖乖点头。

她已经把帽子摘了下来，两缕头发黏在脸颊上，唇发白，眼睛却无比亮。徐途个子小，整件大雨衣披在身上，长到脚踝，袖子要往上拽几下，才露出手拨了拨刘海。

后面老板娘还跟着，压下心中的好奇，“怎么样？你们住不住？”

秦烈说：“住。”

老板娘笑着，“那钥匙给你。钥匙就一把，明天中午十二点退房，这两天特殊情况，晚点儿也没事儿，不收钱。”

秦烈：“谢谢。”

他要关门，老板娘拦了下，“热水器里有热水，洗澡不用现烧，但毛巾肥皂一类要另花钱，楼下前台就有。还有什么特殊需求，桌上……”

秦烈看了她一眼，老板娘立即闭嘴，笑着说：“那两位休息吧。”她帮忙把门带上，扭着肥胖的身体下楼了。

门一关，耳边立即清静下来。

秦烈回过头，徐途还站在屋中央。他拇指和食指凑一块儿碾了碾，“把雨衣脱了吧。”

徐途后知后觉，“哦。”她低头，手冻僵了，慢慢解扣子。

秦烈上前帮了把，稍俯下身，帮她解下面的几颗，抬起眼瞧她，“冷？”

徐途细微抖着，“冻透了。”

秦烈帮她脱下来，顺手挂在门后的挂钩上。

“你去洗个澡。”他转过身来，拇指擦着她嘴唇，“水先别太热，等身体缓过来再多冲会儿。”

徐途：“哦。”

“我下趟楼，手里拿着钥匙，有人叫门你别开，我自己能进来。”

“哦。”她又应一声，“你干什么去？”

秦烈已经开了门，“买毛巾。顺便给老赵打个电话，让他去家里告诉一声。”

他关上门，钥匙一转，又落了锁。

徐途挠了挠鼻子，站了片刻，没有意义地拽了两下房门，才狠劲地打了个冷战。

她脱掉身上的湿衣服，随手扔在地上，踢掉鞋子往里走，光亮的地

面留下一行拖沓的小脚印。

她边走边解裤链，到床边的时候刚好褪下一半。

徐途望了望窗外，大雨如注，拍打在窗户上，冷空气好像能通过缝隙钻进来。她缩缩肩，一把拉上窗帘，又回头打量这房间。她以前都住星级酒店和高级度假村，住这种简陋的小旅馆还是头一次。她眼睛转了几圈，目光一顿，落在眼前的桌子上。

徐途盯着，慢慢坐下来。

桌面上摆了一个小塑料架，分门别类地放了些东西。

徐途眼睁大，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犹豫一会儿，伸手拿来看。第一样的包装很劣质，但她认识，看两眼，又放回架子上。

后面的东西是个小方盒，上面画的外国男人光着上身，露出八块腹肌，正中四个大字，下面还有广告语——“久战不败，真男人”。

徐途脸红了下，知道了它的用途。她又往小架子上看一眼，另外的盒子是个半裸女人。

徐途刚想拿，门口响起门锁转动的声音。她一个激灵，把手中的东西连扔带攘地往架子里面塞，这边两腿蹬动，把裤子踢出去，光着脚几步蹿进卫生间。

秦烈打开门，卫生间的门砰一声关上了。

他愣了下，把门反锁，过去问：“你急急躁躁地干什么？”

徐途闷闷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没干什么啊。”

“洗完了？”

“没。”

他踟蹰片刻，“那你开下门，把浴巾和香皂拿进去。”

又等了片刻，卫生间的门才开了一道缝隙，不见人，只有藕节般的手臂伸出来，在空气里抓两下，没抓到。

“拿来啊！”声音也低低软软。

秦烈手臂撑在墙上，沉眸看了会儿，才把浴巾递出去。

关上门，没多会儿水声响起。秦烈收回手，见刚才还干净的地上已一片狼藉，她裤子、鞋袜扔得到处都是，手机掉在床脚，旁边还有一摊水。

他默不作声地弯腰收拾，把衣服和裤子晾在衣架上，又把褶皱抻平，球鞋的鞋带拆下来，鞋舌上翻，靠墙壁立着，袜子卷到一块儿，放旁边，打算过会儿洗澡时顺便揉两把。

这一切都做完，里面水声还在继续，他把被子抖开铺好，手机捡起来放桌上，目光一顿。架子里面的东西移了位，有个盒子歪扭地挤在空隙里。

秦烈点几下桌面，手指一停，拿起那东西看两眼，不禁轻笑了声。

又过不久，水声停了，秦烈把手里盒子放回原位，从兜里掏出一包东西搁在桌子上。

门板慢悠悠地被拉开，秦烈转头，视线便没有再移开。

她身上只围了一条白浴巾，绕了两圈，在胸口处向里掖进去，挡得严实，但胳膊和大腿完全裸露着，头发湿答答的，水珠顺脖颈流到锁骨上，微微一动，在灯光的照耀下，皮肤莹莹透亮。

她抓着内衣裤的手背在身后，显得略微局促，“没有能换的衣服了。”

秦烈目光始终定在她身上。

徐途咳了声，“没有能换的衣服了。”

见他不搭腔，她的脸噌一下烧起来，拽了两下头发，无所适从地站了几秒，回过身晾挂内衣裤。

房间里心惊肉跳地安静着，细微的脚步声一下一下踏在她心上，后背贴过来一具身体，还带着微凉潮湿的温度。

徐途抖了下，不禁缩肩膀。

秦烈接她手中的东西，“我来，你去床上躺着去。”

他呼吸烫人，全部吹在她耳上。

徐途歪了下头，立即揪紧那一小块布料，“这个不用。”

秦烈没放手，“过去。”

徐途抿了下嘴，手慢慢放开，从他腋下钻出去，小跑着，一骨碌滚进被窝里。

秦烈默默挂好，拿着另一条浴巾，走进卫生间。

房门一关，徐途露出脑袋，看见桌上搁着的包装袋，拿起来看，竟然是一包干话梅。她舌底的唾液立即分泌出来，咽了咽，拆开包装，捻起一颗扔进嘴里。

酸酸的味道迅速蔓延开，仿佛还夹杂丝丝的甜。

徐途抿嘴笑了下，舌一动，立即想起什么。她翻身坐起，手机调到前置镜头，伸出舌，摆弄了半天。

秦烈很快冲完澡，他同样没有能换洗的衣服，光着膀子，只在腰间围了条浴巾。

徐途早缩回去，躲在被子底下偷窥他。

白炽灯还算明亮，他宽肩窄臀全部暴露在她眼前，浴巾偏低，腰间的皮肤比上面白了许多，腹部两条斜向下的凹痕生硬、直挺，有别于女人的柔和。

秦烈蓦地转头，将她抓个正着，“现在睡？”

“嗯？”她转开视线，“……嗯。”

“那我关灯了？”

“关吧。”

徐途视线一暗，黑暗降临，努力适应了几秒，窗外微弱的光亮才透进来。

视线里，他走近。

中间的过道不算宽，秦烈坐在另外那张床上，向她看过来。

他们身上拥有同样的香味儿，存着同样的心思，浴巾下面也同样不着寸缕。

这个夜晚本应该发生点什么，可没人说话，他不主动，似乎是纯粹来避雨，这一夜也可能风平浪静地过去。

徐途攥着被单，静静地等待着。他好像雕塑一般，始终坐在那儿，不动弹。

徐途心中狠狠骂了句，赌气地翻过身，拿背对着他。

不多时，身后终于有了动静。

秦烈靠过来，身后的床垫凹陷了下，他手臂撑在她两侧，呼吸压下来，“乖乖睡。”

他亲在她脸颊上。

徐途被他的唇电到，颈后汗毛直立，却忍着，没出声。

秦烈声音喑哑，“睡了？”

“……”

“睡着了？”

“……”

半天得不到回应，秦烈轻叹口气，塌陷的床垫弹了回来。

徐途却突然抬起上半身，拉下他的脖颈，送上自己的唇。

秦烈几乎瞬间含住，好像期待已久，也好像为自己的被动找到了借口，总之顿都没顿，本能地攫取口中的柔软。

他一手撑着床垫，一手去托她的后脑勺，唇齿交织，心中刚刚建立的那道脆弱防线，瞬间坍塌。

守变成攻。

秦烈把她压下去，腿跪上来，手一挥，床单掉在地上，刚才他动作大，腰间的浴巾也脱落了。

秦烈粗喘着，“我现在禁不起你撩拨。”

徐途单手搂着他的脖颈，鼓起勇气，另一手滑下去，指尖路过那一点，又返回，轻轻盖在上面。

手下坚硬、紧绷，微微抖了下。

秦烈咬牙的痕迹明显，无法忍耐，手指插入她头发向上一推，亲她脖子，一路向下，亲她锁骨和胸脯的皮肤。抓住浴巾接口，一拽，她的也离了身。

浅浅的光照耀着她的身体，他第一次看清她。

急不可待地，他深埋着头，唇和手各分一个，满口，满掌，他发了疯一般，控制不住自己，是真下了力气。

徐途嗓子眼溢出一声，“疼……”

秦烈定了下身，倏忽撑起来。

窗外大雨淋漓，他悬在她上方，局促闷滞的空间里，只剩他粗重的呼吸声。

秦烈喉结滚动了两次，稍抬起身。

颈后的手一紧，又一松，她问：“你要起来吗？”

秦烈僵着不动。

徐途尽量用玩笑的语气，“最后一次哦。”

“什么？”

徐途小声说：“我们两个，好像每次都是我主动。”她顿了下，手慢慢滑下来，“但我脸皮再厚，也毕竟是女生。”

她声音透着委屈，秦烈隐约明白了她要表达什么。

徐途说：“我并不是一直有勇气。所以，这次要是……”她话说一

半，“我就……”

秦烈心脏突然被揪住，蔓过一丝抽痛。后半句他没让她说出来，拇指肚抵在她唇间。

秦烈沉默许久，亲了亲她，“徐途，我今年三十一。”他顿了下，缓慢地说，“已经过了玩闹的年纪。对你来说，也许只是谈一场恋爱，但对于我，却是终身大事。我玩儿不起。”

“我也没玩儿。”徐途眼睛亮起来，撑起脖子，手指竖起三根，“要我发誓吗？”

秦烈心中一动，压下徐途的手，将她拉起来，两人赤身裸体，坦诚相对。

他说：“我身上的重担，注定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而你还年轻，有许多条出路可以走，我不能自私地圈住你。所以上次我拒绝，不是辈分的问题，更不是对你没感觉。”他看着她，“而是感觉太大了，顾虑才更多。”

徐途听到他后半句，人已经飘飘然，亲亲他的唇，认真答：“路有很多条，但只有你拉着我走的那条，才是我想要的。”

“你还太小，想法不成熟。”

徐途跪坐起来，去亲他，“我比谁都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秦烈后倾着身体，躲了下，没躲开。双手掌控着她的腰，一划，捏到她的臀，便掬了满掌。

他声音嘶哑，“你想要什么？”

“想和你在一起。”

简单的一句话，从这个小姑娘口中说出来，坚定，认真，毅然决然，打败了他所有犹豫和顾忌。

秦烈滚着喉，眼眶泛潮。

徐途用了几分力气，推倒，亲着他，骑跨在他大腿上。

两人忘情地亲吻，身体相贴，她小腹能感受他坚硬如铁，臀已经被他捏变了形。

秦烈一挺身，将弱小的她压倒身下去，占据主导。

他咬她唇，“我可能买不起像样的礼物给你。”

“……我不要。”徐途羞怯又勇敢地迎接着。

他唇向下滑，啃噬她颈后、耳垂和锁骨的皮肤，湿凉的吻痕留了一路。再向下，含住她顶端，手也挤揉，“可能没有约会，也没有烛光晚餐。”

徐途缩着肩，胸口处紧紧贴着他脑袋，抱了满怀，手指插入他发间，“……我都不稀罕。”

终于，秦烈放过那处，“你们女孩子喜欢的所有东西，我可能都没办法满足你。”他唇齿向下，在她浑圆的下缘狠狠一吮，留下属于他的痕迹。

徐途忘记了回答，昂头一哼。

秦烈颤抖着吸气，“但我保证，会好好疼爱你。”

他的声音低缓且坚定。

徐途忽然鼻端泛酸，眼里的湿气慢慢凝聚，溢出眼尾。

她笑，“好啊。”

秦烈捏着她腰两侧，弓起背，亲她小腹，越过少女干净的毛发，往更深的地方探索。他浓重的呼吸喷在她最隐秘的皮肤上，捏着她两腿，推高，精确找到，厚实的大舌快速刷弄。

“……”徐途突然张大口，剧烈喘息，不能言。

很久，他回到她唇上，“想好了吗，徐途？”

不给她时间回答，秦烈声音阴冷着，“这是你自己选的，再后悔，我也绝对不放手。”

他手掌探下去，轻轻揉捻着刚去过的那个地方，向下探，入口却太小。

秦烈动作顿了顿，最终恢复了一丝理智。半跪起来，握着她脚踝粗鲁往后扯，将自己深埋她腿根，双腿一并，举到右肩扛着。

徐途有些怕，“秦烈……”

“别动，这样伤不着。”他声沙哑，眼通红。

秦烈掐着她的胸，动起来，冷声命令，“夹紧。”

徐途腿绷着劲儿，他过门不入，蓦地擦到她前面那一点，便全身战栗，过电一般煎熬。

她的湿意沾染上他的，安静的空间里，有潺弱的水声和闷重的击打声。

简陋的单人床吱嘎作响，床头频繁撞到墙壁上。

徐途攥紧被单，情难自禁地嘤哼一声。这一声便是号角，秦烈猛然停滞，举起她的腿，交叉紧扣，钳制在胸前，使得自己被箍得更紧，侧过头，啃咬她小腿。

爱是疼惜，更是摧毁。

秦烈站背后看她太久，想她太久，压抑太久，便不管不顾地动作，唇齿在她腿上留下一个一个痕迹。

徐途眼角溢出的泪更多，第一次感受到碰撞的力量，上下颠簸着，悬在半空，最后声音也破碎不堪。

秦烈开了灯，回头看，不过才几秒钟，徐途就把自己藏在被单里。床上拢起一个小山丘，隔了会儿，轻微动一下。

他把地板的浴巾捡起来，围在腰间。拉一把被单，没拉动，秦烈勾了下鼻梁，去卫生间取来纸巾，“给你擦擦？”

“嗯。”她拒绝，一个鼻音三个调。

秦烈又往下扯了把，里面拽得更紧。他坐在床边，连人带被抱过来，搁在大腿上，哄道：“脏，擦干净。”

徐途不吭声。

秦烈大概找到她屁股的位置，拍了把，吓唬她，“再藏着，我不客气了。”

过了几秒，小山丘才蠕动了下。

他把被单扯下来，找到她的头。

徐途侧着身，把自己蜷缩成小虾米，半湿的头发挡满脸。她并不是一直都胆大厚脸皮，他真放开，亲自教给她男女之事，她才懂得害羞，想起要遮掩自己。

秦烈心中一软，忍不住俯身亲了亲她。

这会儿被子全掀开，刚才释放的气味浓烈冲鼻，秦烈忍不住看了她一眼。对上徐途水亮的眸，她脸潮红，不知是在被单下面憋的，还是先前被他疼的。

秦烈打开她的身体，徐途拿手挡着，被他轻轻打了下手背，她立即缩回去，无处安放。

她两腿交叠并拢，忸怩着要扯被单盖。

秦烈一挡，眼疾手快地掰开她的腿，用纸巾擦了两下，便瞧见她腿根处通红一片。

秦烈心脏揪紧，顷刻间疼惜起来，“是不是吓坏了？”

徐途脸颊埋进他腹部，摇摇头，好乖的样子。

“那疼不疼？”

隔了会儿，徐途闷着声，“有时疼。”

“那还有时呢？”